

阿根廷來鴻 蕭立坤

一九八〇年秋（五、六月）我回阿根廷掃墓，曾為本刊寫簡短通訊，定名「魔術與奇蹟」。今年同時，我又由舊金山，陪同夫人，回阿京小住，我在此留下的公寓，空置一年，浮塵滿案，蛛絲滿堂，經竟日打掃，也就安定下來了。

阿根廷是世界第二大奇國之一，我居此二十九年，仍不敢自信通其奧妙，阿人曠達隨和，很少東方人面子觀念。嘗云世界第一奇國為日本，資源貧乏，天時地利，無一可取，然生聚教訓，今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。阿根廷為世界第二奇國，資源地利甲天下，但通貨膨脹，民窮財盡，亦為天下之冠，阿人對此，既無愧意，又無悔意，雖日苦市井，其修養已達佛老仙境，誠非一般孔子耶穌信徒可望其項背者。

一九五二年我初來時，阿幣（披索）二十元合美金一元，三十年來美金貶值約廿倍，而阿幣貶值為一百五十萬倍，如此天文數字，想像中必多不便，事實上阿人日常交易，毫無困難，例如公共汽車票為十一萬披索，即云一百十（千），千字通常省去。公寓一座，七百個（百萬），幼兒傭婦，對此「百萬」一詞，既無敬意，又無恐懼，憶昔我在廣州，逢金元券銀元券，人心惶惶，足見我中華大族，少見多怪，反自慚愧。知恥近勇，不知恥則不勇，不勇則不鬪，不鬪則和，姑誌之。

近年由臺來阿華僑大增，十年前不及五百人，今已近五千人，以業小餐館為多，前二年物價漲而美金平，均獲厚利，今年六個月，美金已由二千披索跳至六千披索，餐價不便照美金比例上升，廚待工資亦係披索支付，尤以新興之進口商人，利潤猛降三倍，頗有折損。但穩健殷實之戶，沉着觀變，無損元氣。

阿京七月，正值冬寒淫雨季節，夫人有方城之會，我獨坐書齋，順手檢得「絕妙好詞」一卷，翻閱多頁，深感陌生，耐心再四，始讀完辛棄疾祝英台近一曲「寶釵分，桃葉渡，……」雖口中念念有詞，心中毫無感應，不禁悲從中來，三十年來，雖豐衣足食，胡語蟹書，然神志空虛，文化孤兒，與豕犬何異，林語堂、胡適之晚歲乞骨歸里，良有以也。

也是聊天散篇

——論學誼——

本文是美國陳蘭孫學長寫給台北盧善棟、唐又貞學長伉儷的信，閒話家常，編者認為對「同學之誼」，殊有見地，值得公諸友聲。微得他們同意刊此。也是聊天散篇也。

善棟兄、小唐：

同學是最奇妙的人際關係，當年在一起的時候，合得來的，就多在一淘些，合不來，就少些。但不論或多或少，Take you what you are. 對你的家庭、社會背景，一概不理，同時，各唸各的書，沒有絲毫的利害關係，從年齡上講，是十多到二十多，所謂 the formative tender years. 心無障礙，在同一個環境中、氣氛中、訓練方式中成長起來，有數不盡的共同經驗、共同記憶、共同傾向。

和這關係最近似的是兄弟姐妹，但兄弟姐妹沒有選擇，生在一家就是兄弟姐妹，合得攏是，合不攏也是，因此，手足情深的兄弟姐妹固然有，成為死怨家活對頭的兄弟姐妹也有，況且做了兄弟姐妹就免不了利害關係；從誰多吃一粒糖，誰少吃一粒，到遺產的分配都可引起爭端，而同學關係中沒有這問題。

兄弟姐妹，智愚賢不肖，十隻指頭伸出來有長短，日後的成就，可能很懸殊，但同學是經過人為選擇過的，譬如我們這學校，進得去的話，套一句廣東成語：「都有番格嘍上下」，因此日後所能達到的地步，也都「有番格嘍上下」，步調反比兄弟姐妹更一致。

加以學校是個招牌，謀生的張本，招牌響亮，屬於這招牌下的一份子

，非但僅僅引以為榮，而且互相標榜，同學無形中成為同黨，互相援引，共同對付異黨，關係又拉近拉深了一層。

因此，是同學的話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不見，到重逢的時候，其中有人已是政界高官、商界大老闆，學術界的權威……，一樣拉手拍肩膀，老×、小×，甚至直呼綽號。這種權利，是任何別的人際關係中不能行使的。而且熟悉，親熱的程度，大體上不受時間的影響。

就如你我，分手已有廿多三十年了，不管你在政界混得如何，我在工業界混得如何。有一天重逢，除了大家都已成熟點外，其餘必定都一成不變，所以我說這是最奇妙的關係。

成年人，心理上經常處於 strain 之下，見陌生人應用怎麼一副嘴臉，見上司如何，見下屬如何，見朋友如何，見敵人如何，對父母如何，對子女如何，對有利害關係的人如何……沒有不需要一番盤算，做出一付「適合」的態度來。獨有在同學前面，可以全部放鬆，這種坦坦蕩蕩，全不設防的心理狀態，是一種享受。而且是非常難得，可貴的享受。得道的高僧、聖人也許能常處於這種心理狀態之中，我們是凡人，這種境界，只能在同學關係中體驗得到，靜下心來想一想，我想你倆一定會同意。

記憶這件事，也有奇妙的地方。有時大事忘記寫，小事倒記得一清二楚，我關起門來寫文章，當然揀我記得的寫，有時鷄毛蒜皮都給寫上了。看的人，不知就裏，不免「啊呀，陳蘭蓀這個人記憶力真了不起，」說穿了，一個錢都不值，你出的幾個題目，我都記不起了，為什麼給茅頭生火盆會記得，而打朱倫巴會不記得，實在說不出個道理來，同樣的打，打皮鞋店，倒又記得，沒有理由之至。不妨透露一個秘密給你倆，好幾次，在街上撞倒一個老同學，他的名字，忽然間在腦子上一片空白，越急越想

不起來。這種情況下，殺了頭都無法再請教尊姓大名。好在我有一個法寶「啊啊啊，老兄，好久不見」，寒暄了一陣，掏出記事簿，連筆遞上，「給我寫個地址」。這位老朋友，毫不懷疑地連名帶地址寫下了。我偷眼一望，暗暗叫聲慚愧，接下去老×、××兄叫得震天響，以贖前愆。下回，你們和我街上偶遇，如果我掏出記事簿的話，請以原諒的心情明瞭這是怎麼一會事。並且，寫地址時千萬連姓名寫上，不然我就僵了。

你們生兩個兒子，兩個博士，論起效率，是 100%，和你們比，我們的效率至多算 60~70%，大女兒，想想讀了個建築系就嫁了，還振振有辭：「讀了個大衙門嫁個不成氣老公好，還是趕快捉住這博士好？」老頭子的沒有話講。二女兒用功，成績好，畢業也携了 National Honor Student 的銜頭，出來當了兩年藥劑師，覺得有個 M Sc 與職業有幫助，於是去讀了 M Sc，成績又不壞，老師叫她讀 M. D. 或 Ph.D., 我當然希望孩子們由她先 D 上一下，她說：「爸爸，你想不想我嫁？」想想又不錯，M. D. 讀出來就算不過三十也接近了，做老小姐有份。三兒子更妙，他在 Texas Tech. 讀物理，Texas Instrument 在 Lubbock 設廠，他就進去當個 Technician，由 T. I. 出學費把功課拉開唸，還未畢業，他就從 Technician 跳過 Group Leader 升 Supervisor。一拿到 BSc. 公司就把他越過工程師一級直升 Program Manager。成為 T. I. 裏最年輕的經理級人員。一會芝加哥，一會達拉斯的亂跑。這兩天又要派去港、臺、日、韓去督察那邊分公司的業務，還有「閒功夫」唸書？這孩子，不要說 D 了，連 M 都挨不上了，老婆倒拿了兩個 Master，在家抱孩子。

兩個女兒，一個嫁了個 Ph. D (大唐要他叫翁伯母的那個)，一個嫁了個 M. D.，總算在兩家親家處討來兩個 Doctor，聊勝於無。小兒子看出我『若有憾焉』，他說：我們有了兩個 Doctors by marriage，讓

我讀個 Domestic Doctor 試試看。他打算讀完了 under graduate 進 Law School 出來或是 J. D. 或是 L. L. D.，不過現在還言之過早，在美國 Law School 和 Medical School 是兩個頂難進的學校，進得去，出得來，就有希望賺大錢，就如老二一家，收入等於老爸、大姊夫、兄弟三處加起來那麼多，Law 也不壞。如何不趨之若鶩，競爭劇烈？

美國青年，佻宕不羈，又現實，外務又多，對他們講，志願當教授或做研究工作才去唸博士，要緊賺錢或要緊結婚，大學不上都不在乎，我家四個孩子，雖然是中國血統，大兩個中途插入本地中學，老三到美開始上中學，老末從小學一年級開始，已是中國味道少，美國味道多。如老大老二講的話，老三走的路線，都是 American Mentality。環境移人，做父母的沒有多大的辦法。老末雖作些豪語，旨在騙老父喜歡，我也不當真，此兒尤其是活躍份子，在中學最後兩年就兩度上「美國中學生名人錄」(Who is Who in American High School)，他身高六呎以上，倒有點相貌堂堂，女朋友有半打以上，對非女朋友一樣有吸引力，常常做「中心人物」，這樣的孩子能死讀書打進 Law School? 我也不大敢相信，橫豎他們頭上各有一片天，用不着父母太為他們耽心。這樣算下來，我自命的60~70%效率還不知是怎樣算的？

中國青年讀書比較有一定的目標，也肯下苦功，環境許可，智能許可，讀到「頂」千該萬該，我想兩位令郎，至多也不過三十上下，學以致用，適得其時。Texas Tech. 中國學生中出過一位博士，學位拿到，已五十有零，爲了這學位，一生沒有好好做過事，在 Tech. 這些年，我們看到的是靠太太當護士養活（有兩個稚齡子女），這就未免太過份了。

我大概寫了七八篇「聊天散篇」，寫壞了，提起筆來，不脫聊天味道，想你倆不致見怪。順祝

儷安

弟 陳 蘭 蓀

佛 學 與 科 學

劉 承 符

佛的四依法中有一項是依義不依語，就是說讀佛經要明白他的義理，了解其真實義，而不必專在語言文字上分析，若如此就是著了文字相。文人大多數喜歡咬文嚼字，光在文字上找苗頭，就走錯了路，考據家就犯了這個毛病。

再深一層講，研究佛法不可用分別心而要用無分別智。佛家說參禪要離開心意識參，心就是第八識，意就是第七識，識就是第六識，這三樣東西都要離開才能參禪，才会有成就，這就是四依法中的用智不用識。

研究科學或世間學問都用第六識去思維，也就是用分別心去分別而不是用照，如心經上說：「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」，爲什麼不說看見五蘊皆空，就是用智照，而不是用第六識去想。但是世間人無論是哲學家、文學家、科學家或任何大通家，如果沒有學過佛法，那一位都用分別心，用分別心所得到的東西均是有爲法，有爲法是生滅法，不是究竟法，所以研究的結果，最有成績的也只能達到佛法的邊緣，而不能進入核心。

有人說佛學與科學可以互相配合，現在科學發達到了甚深微妙的地步，如核子電子中子，還有更新的什麼子之類的東西，將來到了頂點一定可以把佛教的高深理論以及神通妙用，發揮盡致，互相配合。說這種話的人是捧佛教的人，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佛學是經得起考驗的。其實佛學與科學走的是兩條路，佛學有可思議部份與不可思議部份。例如佛說三千大千世界的把宇宙形容得那麼龐大，幾乎使人類不敢相信，但是近年來天文學家用二百英吋大望遠鏡，看到在我們這個銀河系之外，又發現另外一個新的銀河。佛又說一杯水裏有八萬四千蟲，自從顯微鏡發明後，才知道佛說不虛